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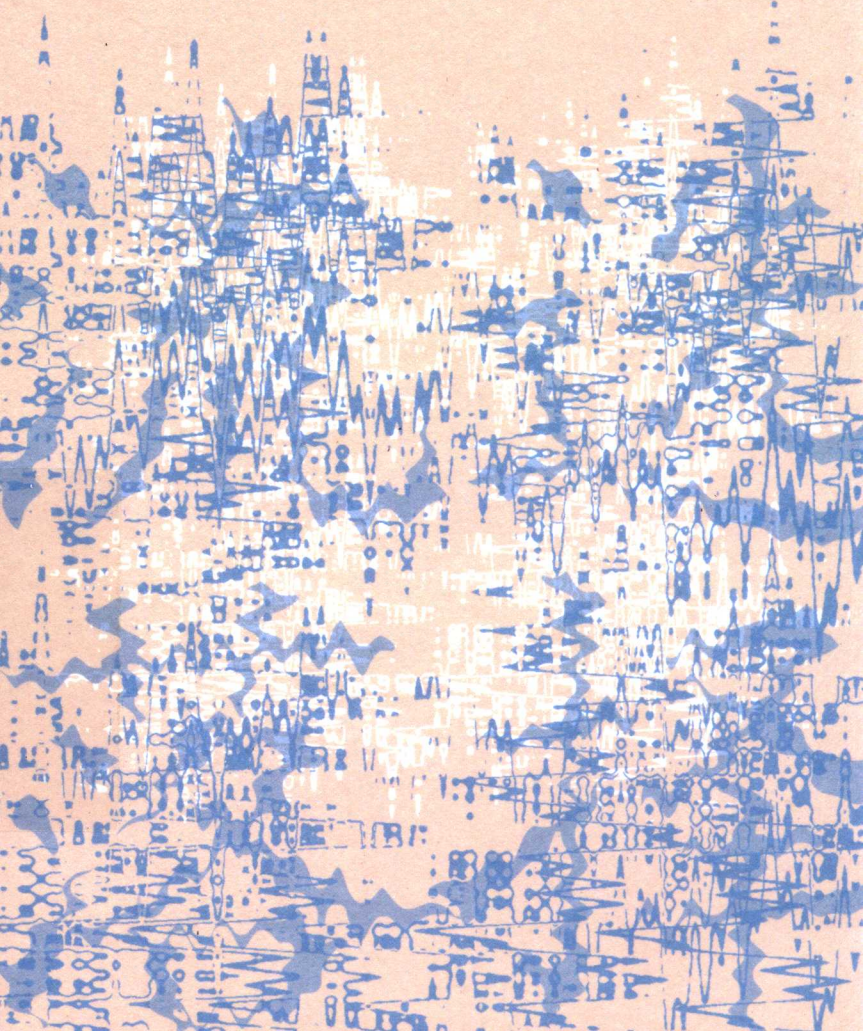
No Turning Back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选择
流落

张辛欣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WENYI CHUBANSHE

选择流落

张辛欣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选择流落 / 张辛欣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451-2

I. ①选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46546 号

书 名	选择流落
著 者	张辛欣
责任编辑	李 黎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	11
字 数	176 千字
版 次	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9451-2
定 价	3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自 序 _____ 001

悬崖写手 _____ 007

说给木头听 / 009

预习流落 / 017

我在街头看你走过 / 031

无情，何以走 / 039

遥远的日子 / 046

随处默哀 / 059

自画像 / 065

我的黑眼珠，我的语言 / 077

与忧郁症为舞 / 087

与病同行 / 096

。十七重人格 / 110

看到绝处 / 129

临时生命 _____ 151

庞德生命现象 / 153

黑工助手 / 175

猎鹿 / 194

死刑犯律师约翰 / 198

推销员的活法 / 205

翻译难当 / 214

女教师卡拉 / 221

职业学生 / 227

- 关于言论自由 / 234
- 爱尔兰气象与中国 / 239
- 都是因为我们穷 / 244
- 旧日竞选人物 / 250
- 养鸡人 / 258
- 白银时代 / 265
- 玛瑞雅 / 270
- 败落小镇上的名画馆 / 274
- All man Brothers / 280
- 洛丽塔的美国命运 / 286
- 失落的主题 / 295
-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肖像 / 311
- 以口游天下的时候 / 335

自序

以我的感觉，在“流落”这个词里，最少包含这么几个意思：行走，无定向，距离漫长，为了糊口逮着任何活儿都下力干，有时得丧失颜面，心理上经历的磨难和体力的消耗一样巨大。但是“流落”在我看来，不仅仅是为了逃亡，为了残存，还有主动冒险的成分，出走时候目的地不明确，或者自以为明确，其实全错了，然而，没有办法，就是想走。这种走，不是背着行囊，在异域风情逛上一段时间，又回到自己的城市，自己的房间，自己熟悉的小天地。流落，是自我放逐，有去无回，任何落脚都是临时的。

也许，你是我过去的读者，也许，你借助这本小书的内封打量我。

不错，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解冻时期，我做电视，电影，广播，舞台，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，被认为是“作家”。因为那时我写了几篇有点出格的小说，在中国率先采写口述历史，我的写作得到各种语言的出版和国际关注。

但是我出走了。在创作高峰时候出走了。我感到个人存在被威胁。

流落是常态。如今，中东人非洲人流落欧洲，中原人流落北美非洲中东，人类在新的迁徙之中。每当我读被战乱，生态，雾霾，经济，政体威胁的人的故事，我都会再一次问：你为什么不逃走？我都再一次自问：究竟什么时候必须选择走？往哪里走是对的？

如今人的流落，在卫星指引下，手握 iPhone6，我走的时候，带着被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，那是1988年，我走了二十八年了。

我扔掉过去，出于一个简单的心情：不甘心。

我不甘心坐井观天，不甘心等待迟迟飘到的现代派，先锋派，魔幻现实主义，不甘心被喂养，我怀疑我的超前是不真实的。我不是一个领作家工资的专职写作者，不过，

在出走之前，在写作方面，虚构的还是纪实的写法，实验手段或者侦探小说，不夸口地说，我尝试遍了。我是没有耐性的，不能忍受上一次使用过的表达方式。而我深感自己是一片在过度耕作的土壤，我的心田是贫瘠的，我是在必须对熟悉的材料重新观察的个人创造危机时刻，选择了流落。

28年的流落写作形成这本小书的内容。第一部分：悬崖写手。你可以读出一个写作走红的我的变化；第二部分：临时生命。

我流落，我写作，实话说，我一直觉得作家头衔不属于我，虽然，在美国这些年，我继续写各种玩意，虚构的，非虚构的，各阶层人物特写，电影评论，经济分析，法律翻译，这是流落者我的某种生存手段，什么都失去了，写作成本很低。而我感恩阅读。

从小喜欢读。12岁私读三言二拍，17岁偷读史记，盗外国小说上山下乡，我的非法阅读故事太多了，但是，直到流落了，不知下一步往哪儿走，被生存焦虑狠狠地击中。当无名恐惧袭来的时候，我坐在角落，双手举着书，这是我抵挡恐惧的姿势，眼前的字是最近的挡箭牌，

是白日梦从噩梦飞起的无数洞穴。于是，写，对我来说，是对感恩阅读的还愿，是继续练习。不是没有遗憾的，弹琴练习，邻人能听到，能和周遭和空气分享旋律，而在一副脑子里推敲词句，人不知鬼不觉，神知道吗？人所以为人，一种说法是，人创造了语言；另一种说法是，人创造了讲故事的本领。我继续写作，除了别无所有了，还有对语言对怎么讲故事的练习。非虚构，散文，也是有讲故事的技巧的。

我的这些文字，碰撞你的练习？

写，是流落的生存，可能是唯一的真正的生存。扑捉零碎感受的时候心已经在出走，一次一次出走着，并不清晰文字落定的归途究竟何在。然而，不写，不能算真正流落着真正活着。写着，在荒芜的以为本来无路的地方发现天与地。我的流落有着地理距离的外观，更为智性的茫然。首先和最后，写，是一一次次自我成型，不，是一一次次自我变形记。

我的文字，据说与人不大相同。读者你可以怀着悲悯认为，我的短促，我的跳跃，受了美式新闻风格影响，你可以把我看成时尚。不错，广告化和信息量，阅读表面化，无处不在手机阅读，文字天下轻快化。当然，诗从来是短

促的，而诗意，不等于无限抒发。结构造成的张力是长篇小说的，也可能赋予短文。

你读，你判断。

至于走这件事，出走的时候，我以为我想到后果的，想到放弃，终身放弃；

但是，诚实地说，我还是没有想到我成为你读到的这副样子，我惊讶我的自在，自问，眼界是不是更大更平坦了而不是随洋逐流？

什么时候回归中土呢？你也许问，我以为我不落叶归根，当你读到我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是了，从首都体育馆带百人千人总导演到现在一个人，失去职称，失去公家分配住房，失去公费医疗保险，而我流落我要饭的手段更丰富了，数码时代什么都给你了，全看你自己了，然而，生命也在去了。

我不是不问自己：后悔吗？我有时会想到，假如滞留那个中心舞台，有更多机会做更大创作发挥？

可能吧。更可能的是，我疯了，进精神病院了。我病了很久了，出走前就病了，我的心理疾病在这本小书里有一点点描述和分析，留给一本大点的书吧，想到同辈创作

者得官位教席的，想到流落的其他艺人，再一次，我诊断，再一次，我确诊：

流落，对于我，比较好。

你读，你觉得？

2016 年

悬崖写手

说给木头听

(2016 年)

红歌再起。不知道你怎么听，怎么唱，怎么想。几首红歌泛出我的记忆。也许，我的回忆不是你的。

很久很久之前，好像是童话说法，而那是 1967 年，全无童话可言。我是一少女，曾经翘课，溜到说书馆去听说书，立志长大了当说书人。我亟不可待，立刻练习，摆下糖果和茶水，给同院的女孩儿说书，吃着我的糖，喝着我的水，听着我讲故事的女孩儿把我揭发了，说我宣传封资修，不跟我玩，然后，我和她们成一伙了，戴一样的红箍，穿一样的屎黄，爸爸们的旧军装，我混红卫兵，和她们混得不错，革命一过去，我又被女孩儿帮给扔出来了。我步入逍遥，波特莱尔漫步巴黎，我独自逛京城。虽然街上没

有什么可逛的。

旧日的小街，很多小铺，小人书铺，小绒花铺，全都关门了，小街的魅力，小街的灵魂，随着我心爱的小门的关闭，飘散了。我在大街上走，大街上，我的宝贝屋，是旧家具店。这地方最合适玩捉迷藏了，很多地方可以躲，可以钻，古旧里分明埋着奇异宝藏图。这时候，窗上糊着大字报，横竖标语，像是战争片防炸弹的招儿，不过这么个贴法活活是自我告示，没挨炸先就死定了。好久没逛旧家具店了，如果，我过得没什么劲，瞧瞧老宝贝们过得如何吧，掀开冬天的皮门帘，我钻了进来。

这里没有变化，堆满雕花床、八仙桌、大理石面椅子，铜吊环大柜，大喇叭带拐弯留声机。“文革”之前最后一次逛，家具就这么着呆在这儿了。我看那个大坐钟盘面的指针，一个上，一个下，还停在某个永远时刻，想象过，什么时候，它被什么人买走，时针会走起来，钟摆就当当响了，全都被大魔指点过了，全都停住了。也是，谁还买老玩意儿呢，谁还给自己添什么呢，谁知道下一会儿轮到自个儿头上什么呢？没有成年闲人逛家具店，根本没有人，曾经有些人面孔人身子在老家具之间游动，那些不再出现的人怎么了呢，在堆积家具七拐八拐的缝隙里想象阴森地

伸展，而没了人手抚摸的家具，桌表，椅撑，雕花纹路，所有表面都罩着尘土。厚厚的。尘土味儿，新鲜，冷清，直袭鼻膜，我不由得打了个大喷嚏。家具沉默着，毫无响应，一个个，沉浸在各自的伤感里，只顾埋头哀悼被人遗忘。

在家具中间，我看到一个小鼓，巴掌大的鼓面，蒙着白皮子。我抄起鼓，抄起一根小棍，敲了一下鼓面，梆，声音好脆。

这一声，让我想起“打鼓的”故事，这是我听说书人讲的，说的就是京城老家具的命运。我好想讲故事啊，可是谁会听我讲呢，我不敢给女孩们讲了。在家具店老箱子上坐下来，来，我给你们，给不说话的木头脑袋，讲一个你们的故事吧。

梆，震动着空中飘浮的灰尘，一条条惨淡的光，从橱窗玻璃上的标语缝隙中透进来，一缕缕的灰尘，轻盈地飘舞着，传奇，也可以这样叙述。

话说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京城“打鼓的”人，一根扁担，挑两个圆筐，筐里垫着蓝布，串胡同，收破衣服和烂东西，用蓝布遮起破烂，一边走一边敲小鼓，梆，梆，梆，所以叫“打鼓的”。

“打鼓的”只串胡同，不上大街，你们想啊，大街上